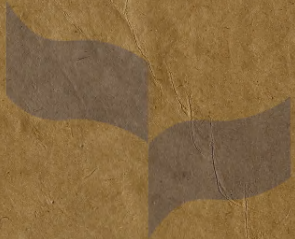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四

亂

周王叔陳生

襄公十年十一月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
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
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
王叔之宰曰箠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
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
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箠門圭竇其



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葦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士句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魯家臣

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宿無適子公彌字公長而愛

悼子紇欲立之訪於家臣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

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武仲紇紇
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旣
獻臧紇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紇降逆之大
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
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
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爲不軌禍
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
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
左宰孟孫惡臧紇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

秩庶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
弟疾豐點謂公鉏荀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
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
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
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
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
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
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
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
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
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
宣叔娶子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夷
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
在鑄臧紇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敢告不吊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
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
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

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
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
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
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
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
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
居其孟椒乎齊莊公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
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

不宄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
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
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昭公四年初叔
孫穆子豹避其兄僑如之難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
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
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
而上僂深目而豶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
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僑如奔齊饋之僑如曰魯
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

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旣立所宿庶宗之婦人獻
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
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齊大夫公孫子明
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公孫子明取之故怒其子
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
而有之強與孟丙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
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
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徃牛止之
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

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

之牛謂叔孫見仲見仲見於公也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

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

召仲牛許而不召家臣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

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寘饋於个東西廂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

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媯而相之公使杜



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季氏家臣南遺使惡

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

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

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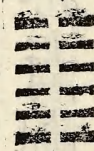
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
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
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伍父之
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帶謂季孫曰帶
受命於子叔孫曰塋鮮不以壽終曰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
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
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塋而行仲至自齊季
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
弗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
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

南遺昭子媯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
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
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
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其父莊叔得臣以周
易筮之遇明夷  之謙  以示卜楚丘曰是將
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
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
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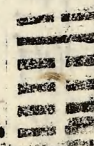
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
故曰明夷於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
曰君子於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
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
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
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
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十二年季
平子如意立而不禮於費宰南蒯南蒯謂公子愁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公
子愁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小且告之故先是叔孫

昭子媯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昭子更受三命叔仲小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媯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媯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小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懋謀季氏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免以費叛如齊懋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恩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用

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



之比



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
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
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
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
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
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

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
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
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三年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
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
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
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
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
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
司徒老祁慮癸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

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
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
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
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
也齊大夫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
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定公五年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虎梁
氏皆季將以琪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
氏家臣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

左氏文選卷四
九
葬季孫桓子斯行東野及費不狃爲費宰逆勞於郊
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
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歆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
寅大詛逐公父歆奔齊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燕享之孟
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
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
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趙簡子曰魯人
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

取入焉八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
亳社詛於五父之衢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
以爲政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
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
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桓子弟季寤及公鉏極
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
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
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

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
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
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
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
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
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
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
壯者三百人以爲其子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
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

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處父在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處父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季寤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

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
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
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
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
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葱靈喪車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州仇公若藐

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叔孫家臣公亡罔使賊射
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
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罔人曰吾以劍過朝公
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
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弑王我乎遂殺
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闔郈弗克秋二子及齊
師復置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
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
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
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
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克懼駟赤
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
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徧魯必倍與子
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
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
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
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
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
之日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

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不敢以出犯謂駟赤日子
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
郈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司寇仲尼命申句湏樂頤下伐之費人北
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
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
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
月公圍成弗克

齊樂高氏

襄公二十九年六月齊高止與宋司徒華定見知伯
司馬侯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
免高止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
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
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宋華定
出奔楚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爲高氏
之難故高豎子以廬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廬
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魯孫
鄒良敬仲也高豎致廬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寘旃

昭公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

姜有寵於晉公平公謂之少齊七月少姜卒三年

五月晉韓宣子起如齊逆女公孫薑即子尾高氏為少姜

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

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

乎初宣子為平公聘少姜也見子雅子雅公孫寵欒氏子雅

召子旗子雅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

子尾子尾見疆疆尾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

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

矣齊公孫竈卒大夫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

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

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焉姜其危哉八年七月齊

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其宰梁嬰而立子良之宰

子尾子高疆也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

將攻之陳桓子無宇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

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

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

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宇請從子旗日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

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

惠懋不懋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
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年齊惠樂高氏皆耆酒
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
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
子良醉而騁遂見鮑文子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左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
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
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

而後入公卜使大夫王黑以靈姑鉞公旗名率吉請斷

三尺焉而用之五月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

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子旗名高疆即子良來奔陳鮑分

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

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

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

諸公而請老於莒桓子召子山八年公孫蠆私具幄

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

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成子公公孫捷而

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

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
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景公母穆孟姬爲之
請高唐陳氏始大九月叔孫昭子媾至自晉大夫皆
見高疆見而退昭子與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
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
而甚寵之將死疾於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
能任是以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
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宋魚石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宋共公卒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山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山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

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
華元使止之不可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
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
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滋
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
戍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十八
年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

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要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秋宋老佐圍彭城冬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悼公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孟獻子會於虛杙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

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圍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宋華氏

襄公十七年宋華閱卒其弟華臣弑其子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向成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癩在

狗彘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叔孫昭子媯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昭子媯曰然則華向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司徒華定右師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群公子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

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
華氏盟以爲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
馬疆向宜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閭敗于城子
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
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
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
日矣公請於大司馬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
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
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

而攻之華亥向寧華定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華輅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旣入華輅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二十一年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

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
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軀將使田孟諸而遣之
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軀黨張白
尤之曰必有故使軀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
告張白欲殺多僚軀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
之不如亡也軀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
朝張白不勝其怒遂與軀及黨鄭翩殺多僚劫司馬
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
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
門而守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邑

大夫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
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師
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
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
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
致死齊致死莫如去脩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
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褰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僕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

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公子城以晉
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
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鵠子祿御公
子城蒞董為右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
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
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
狎也更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矢而下射之拆股扶
伏而擊之拆軫又射之死干犢請一矢城曰余言女
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
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

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爲欒氏矣貍日子無我廷也

庭恐也

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蘧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旣許之矣二十二年楚蘧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貜華登出奔楚宋公使公孫息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景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

家備盡往公知之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黽也今將禍
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
敢不承命不得左師黽兄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
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
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
黽未來得左帥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
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
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
先君對曰黽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
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親

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司馬魍司
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之不與
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向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魍曰不
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
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
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
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
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魍出
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

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
郭先是定公十年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
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魍魍欲
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
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日盡腫毋弟辰曰子分
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
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
辰曰是我廷吾兄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毋弟辰
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出奔陳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

患寵向魁故也

晉欒盈

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釐娶於范宣子生欒懷子盈
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
相能釐卒妻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患之
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
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
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
言范鞅爲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盈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宣子殺其黨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董叔邴師及叔
向之弟羊舌虎叔熊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
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
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
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
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
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

覺者也平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勲明徵定保夫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
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
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
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
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倍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允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

候出諸輟轅冬諸侯會於商任錮樂氏也知起中行
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
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
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
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
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
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
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
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二十二年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

言於齊莊公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
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薦敬上下同
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於沙隨復錮
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
可以不懼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
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守曲
沃大夫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
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

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
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
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
舒以晝入絳初樂盈佐魏舒之父魏絳於下軍舒私
焉故囚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韜趙方睦中行
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
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
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句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
懼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爲
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
亂在權子無憚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繅冒經
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匄子范鞅 逆
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
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
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
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
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
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開之督戎從

之踰隱短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

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

之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

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

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

之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宋是年齊侯伐晉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

晉趙鞅荀寅范吉射

定公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衛貢五百家十三

年晉趙鞅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
爲邲鄆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鞅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
其從者說劔而入涉賔不可乃使告邲鄆人曰吾私
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午子趙稷及
午臣涉賔以邲鄆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邲鄆邲鄆午
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
圍邲鄆將作亂董安於聞之告趙鞅曰先脩諸趙鞅
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於曰與其害於
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鞅不可七月范氏中行氏

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
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蹠蹠欲
以爲卿韓簡子不信與荀寅相惡魏襄子曼多亦與
范昭子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
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臯夷代之荀蹠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蹠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
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
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
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

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於絳盟
於公宮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
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
也討於趙氏躒使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二子既服其罪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趙鞅尸諸市而告於荀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
既服其罪矣敢以告荀伯從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

安于於廟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生梁
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戎鮒小主桃甲率狄師以襲
晉戰於緜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主桃甲入於朝
歌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晉人敗范中行氏之
師於潞獲籍秦高疆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哀公元年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八月齊侯衛侯
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
取棘蒲趙鞅伐朝歌二年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罕
達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
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

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
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
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
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
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鞅無罪君實圖
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
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將戰王良御簡子衛太子
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王良

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疔作而伏衛太子禱曰魯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聲公名勝亂從晉午定公名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鞅喜曰可矣傳

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
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鞅曰爲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
鄭師取蠡旗於罕達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
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鞅曰國無小旣戰
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
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王良曰我兩鞅
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鞅皆絕三
年晉趙鞅圖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
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

也四年齊陳乞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
邯鄲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遂墮臨
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鄆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
荀寅於栢人五年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悼之
四年晉荀躒子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悞
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里南以待之知伯
入南里門於桔秩之門鄭人俘鄴魁壘賂之以知政
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鞅入之對曰主在此知
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
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

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言諸吉射使爲柏人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
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
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
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
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六年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楚鬬椒

宣公四年初楚子文之弟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
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
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

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
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其子鬬般爲令尹越椒爲司
馬薦賈爲工正譖鬬般而殺之越椒爲令尹已爲司
馬越椒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爲賈於轅陽而
殺之遂處烝野將攻莊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
受師於漳溼秋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澣越椒射王
汰輶過車及鼓附著於丁寧又射汰輶以貫笠轂車蓋
師懼退王使廵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
椒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

聚於邲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
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
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
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
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楚白公

哀公十六年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

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諫於建請行而期焉建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諫焉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

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誦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

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殺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賢大夫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公子啓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
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
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賊盜之矢若傷君是
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
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
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
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

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
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沈諸梁蕪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
為司馬而老於葉

衛齊豹

昭公二十年衛靈公兄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
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
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
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
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
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
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
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靈
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
外而伏甲焉使祝鼂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
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駟乘及閔中齊氏用
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
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駟乘使
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鳩駟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

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
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替公遂出寅
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
從公齊侯使公孫清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
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烏請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
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
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
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楸主人辭

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公子朝褚師圍出奔晉閏七月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

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貪
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
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鄭臣



襄公七年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
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
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於
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
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

奉而立之八年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諸侯伐鄭已酉師於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

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
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
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簡公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子駟之子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尸而追
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噐用多喪子國
之子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
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矯
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

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
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
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
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五年鄭尉氏司氏
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子產及子耳之子伯
有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蒧師慧春公孫
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
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
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

曰朝也何故無人悲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
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
請而歸之襄公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
而起楚師以去之冬楚師侵鄭門於純門信於城下
不克而還十九年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其族子
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
孔而分其室子革之父子然與子孔宋子之子也子
良之父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

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三故
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
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襄公二十二年十二月
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丁
巳其夫攻子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販子良而立
其弟大叔游吉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
苟請舍販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
無昭惡也襄公十三年鄭良宵伯有太宰石彘猶在
楚石彘言於子囊曰先王上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
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

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
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
不猶愈乎楚人歸之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
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
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
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
伯有氏三十年春子產相鄭簡公以如晉叔向問鄭
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
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悞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

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鄭伯及
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有嗜酒
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
將使公孫子皙即黑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
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
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
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
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歛伯

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
止之衆曰人不順我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
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印段入皆受
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
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
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子
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
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歛
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
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
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之盟用兩珪質於河
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巳巳復歸於子矯公孫之卒也
將莖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莠揮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申而旦裨
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
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
皆死馬師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鷄澤之會鄭樂成奔
晉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罕虎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鄭子皮搜
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
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即公孫段賂與之邑子太叔曰
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
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遠也而
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
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伯有旣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

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
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
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
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
焉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
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
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
死誰其嗣之三十二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或

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
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
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
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
之也昭公元年夏鄭大夫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即
南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
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
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
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日子皙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
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
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
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
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疆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
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
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
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

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堪再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
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
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印黑子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
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
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秋七月縊尸諸周氏之衢加
木焉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
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子孔之子公孫洩及伯有之子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成
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疆是以有精爽至
於神明匹夫匹婦疆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
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
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
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
又大所馮厚矣而疆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
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
月罕朔殺子皮弟罕魁罕朔奔晉藍宣子起問其位

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
擇卿遠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
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矣而逃唯執政所寘
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
也使從嬖大夫十九年鄭駟偃卒偃娶於晉大夫生
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
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
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
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
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

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族私於謀而立
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
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
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
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平丘之會大夫之立衆人
漸衆而古之國也
公于平丘之會曰晉人
公于平丘之會曰晉人

盜

魯盜

襄公二十一年春邾大夫戾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宿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廢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

大邑其次阜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盜

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獻狄俘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

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鄭盜

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符之澤盡殺之盜乃少止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四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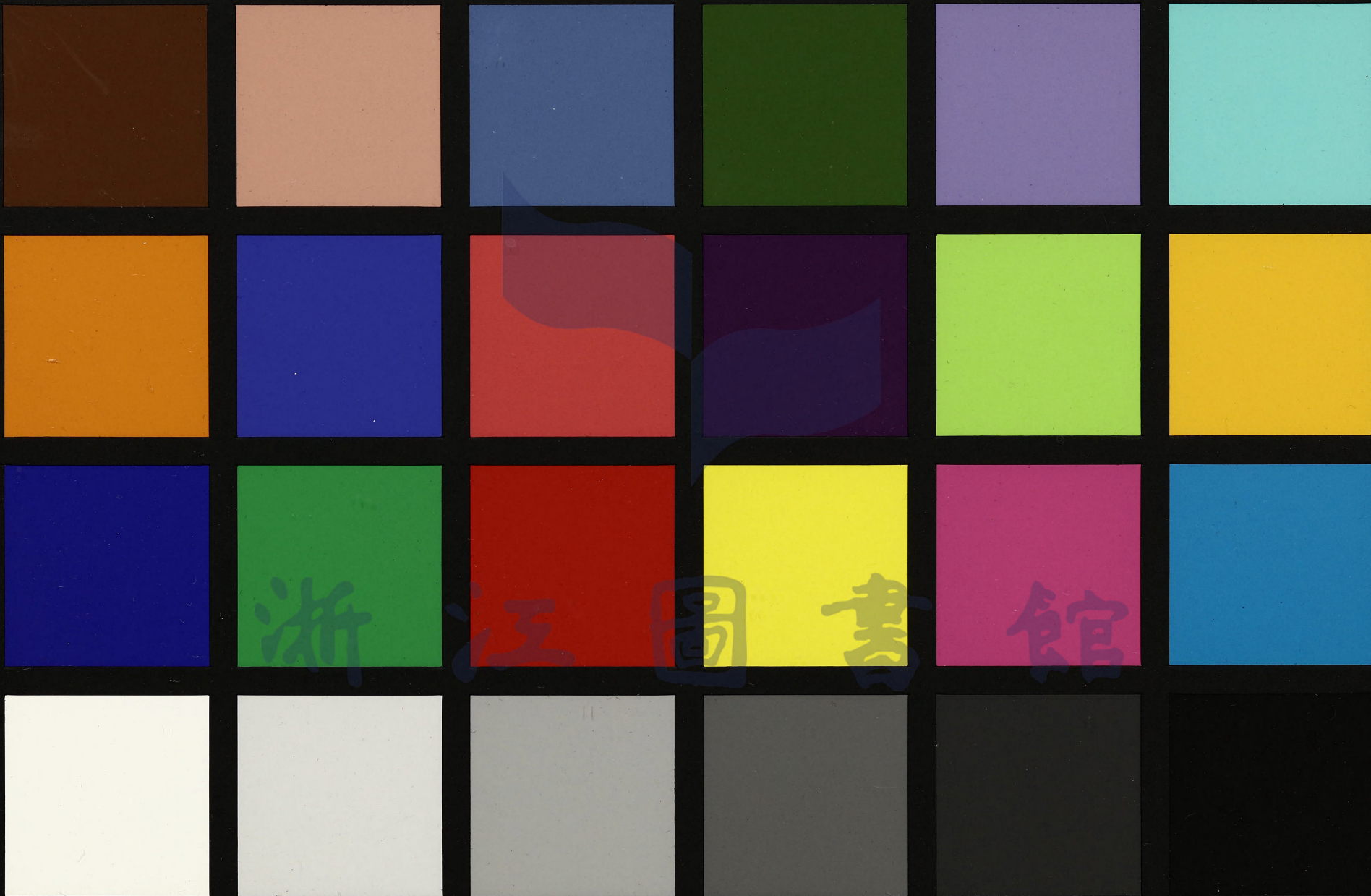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01312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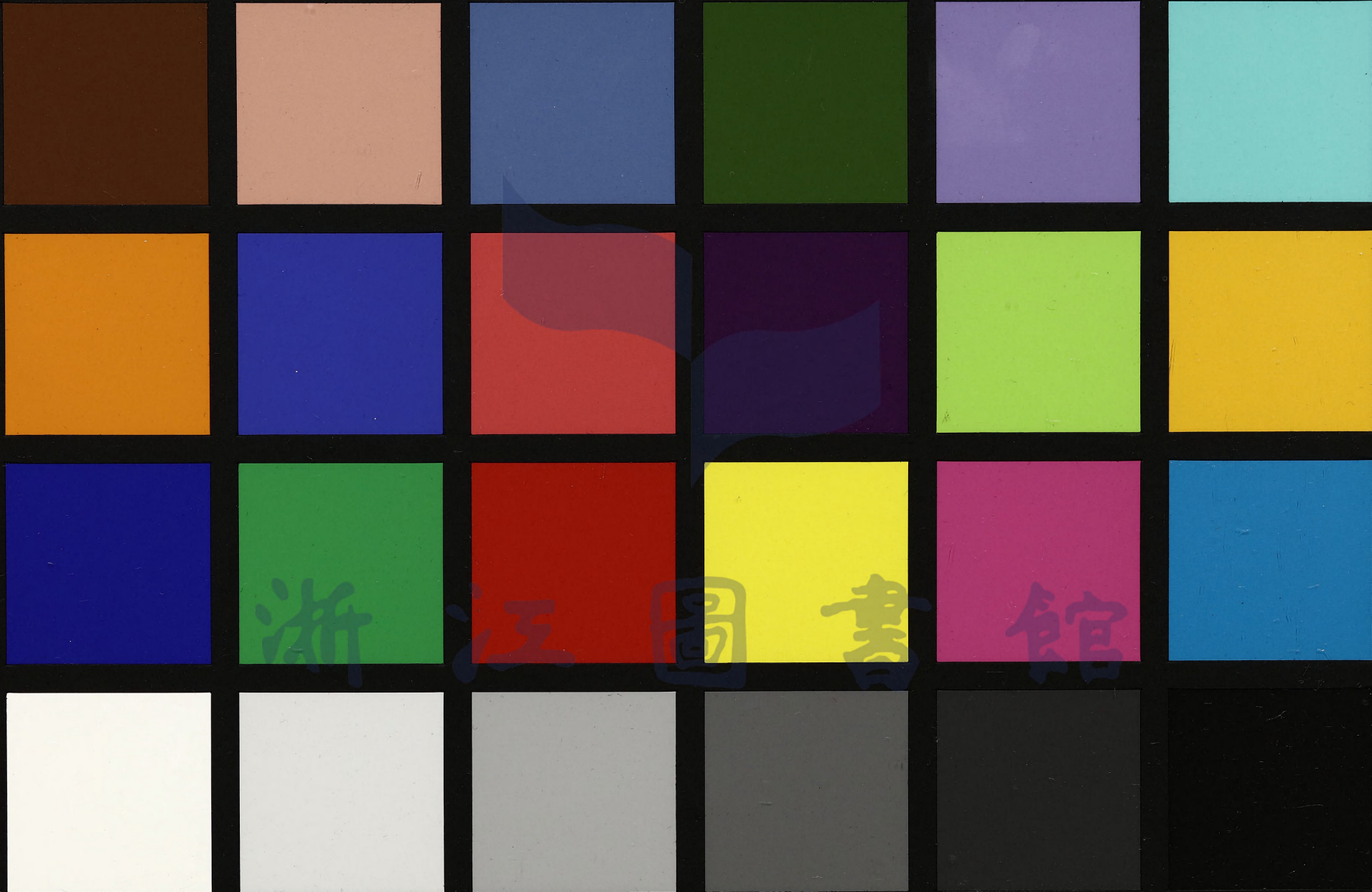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